

汉语空间位移事件的语言表达兼论述趋式的几个问题



| 汉语空间位移事件的语言表达兼论述趋式的几个问题现代中国语研究朋友书店（日本京都） <>

汉语空间位移事件的语言表达 ——兼论述趋式的几个问题¹

Christine Lamarre (柯理思)
东京大学

【提要】本文企图利用 Leonard Talmy 对复杂的位移事件所提出的一体化 (event integration) 理论, 来讨论汉语里表达位移事件的专用格式: 述趋式。我们先介绍 Talmy 的类型学的基本构想及其所依据的几项参照项, 考察现代汉语表达位移事件的典型模式。然后论文讨论汉语的语言类型问题, 主张汉语属于一个混合的类型, 表达位移事件有时用趋向动词 (“你进来!”), 即动词框架语言的表达模式, 有时用移动方式动词和趋向补语的组合 (“他悄悄地走进来”), 即卫星框架语言的典型表达模式。我们重视表达模式和位移事件的施事性特点 (自移、致移等) 的相关性, 指出汉语表示致使位移时必须用组合模式, 但是表示自移时可以选择用路径动词或者组合模式。论文还提到汉语的历史演变以及口语和书面语层次的差异, 有时参考一些方言材料。论文最后分析汉语和法语、日语等语言在位移事件的表达上的异同, 试图解释为什么汉语 (共同语、方言) 的述趋式里会出现一些 “冗余” 的成分。

【关键词】空间位移事件; 趋向补语; Talmy; 类型学; 汉语; 法语; 日语; 对比研究

一、引论

汉语里位于词汇 (构词法) 和句法两个层面之间的现象颇多, 其中有一个已经引起过大量的研究和争论, 即所谓 “述结式” (传统语法所说的 “结果补语” 问题)。从跨语言研究得出来的一般规律来看, 表达空间位移的句法手段和表达动作结果的句法手段存在着明显的关联性, 但是有关汉语表达位移事件的专用模式 ([动词+趋向成分], 以下简称 “述趋式”) 的研究还远远少于述结式 (范继淹 1963、齐沪扬 1998、刘月华等 1998、方经民 1999 等)。本文并不准备讨论述结式或者述趋式是词还是短语的问题 (见王立 2003)。像 “把椅子搬进来” 的 “搬进来” 一类的组合在某一方面说是 “词” 也可以, 不过谁都无法否认, 其组合类型与 “搬进屋里来” 和 “搬到屋里来” 这些毫无疑问是短语的组合是相关联的, 引起物体的位移的动作用动词 “搬” 来表达, 而表达位移趋向的部分则用两个成分构成的 “进+来” 或 “到+来”, 位移的终结点 “屋里” 可以出现, 也可以不出现。

说 “搬来” 是复合动词也好, 说 “搬进屋里” 是短语也好, 我们感兴趣的是, 汉语的述趋式这个固定的、常用的模式是如何影响人们表达位移事件的方式的。本文为了探讨汉语的特点和进行与其他语言的对比研究, 考察使用了 Leonard Talmy 提出来的理论框架。Talmy 通过对多种语言的不同词汇化类型的长期研究 (1975、1985、1991、2000) 而逐步完备了自己的类型学框架及其所依据的一套参照项, 他所考察的词汇化类型 (lexicalization patterns) 和复杂事件的一体化 (event integration) 类型这一课题涉及词汇、构词法和语法的相互关联 (Syntax/Morphology/Lexicon interface)。

¹ 本次研究在 2002 年和 2003 年两年期间得到日本文部科学省的科研资助, 课题名称分别为《东亚诸语言的范畴化和语法化研究》(课题代表为生越直树教授, 东京大学) 和《汉语共同语语法与方言语法的多样性和普遍性的认知语言学 and 类型学研究》(课题代表为和古川裕教授, 大阪外国语大学)。

二、位移事件的表达方式和 Talmy 的一套参照项

2.1 Leonard TALMY 对位移时间所提出来的类型

Talmy (1975、1985、1991、2000) 对许多语言在表达位移事件时所使用的惯常表达模式做过详细和系统性的对比, 得到的结论是: 世界语言可以分成几个大类型。Talmy 所提出的参照项在国外的认知语言学、语言习得等研究领域相当通行, 可是我们考虑到汉语语法学界可能会有不少同行对之还不太熟悉, 所以决定先对其基本构想和主要参照项做简单的介绍。Talmy 最初研究的对象是词汇化类型 (Lexicalization Patterns: the systematic relations in the language between meaning and surface expression), 即观察构成位移事件的语义成分 (Semantic components) 和个别语言的特定的语法范畴或词类等 (Surface entities) 之间的相关关系。下边再进一步介绍一些起关键作用的基本概念 (难免会有一些简单化的地方)。

① 位移事件由以下几个语义成分构成 (Semantic components of a Motion event)。

i) Figure (图像), 即位移体 (a moving [...] object whose path is at issue)

ii) Ground (地), 即位移的参照点 (a reference frame [...] with respect to which the Figure's path is characterized), 即方经民 (1999) 所说的“背景”, 一般由“处所词”来充当。

iii) Path 路径 (the path followed by the Figure object with respect to the Ground object)。

路径(活说“位移轨迹”)表达位移体和参照点的位移关系, 可以再细分为三个因素 (Components of Path, 详见 Talmy 2000:53-57)。本文暂时用英语原文的术语来介绍这三个因素, 再和方经民 (1999) 提出的类似参照项进行对照。

- the Vector 向量 (arrival, traversal, and departure ...)。这和方经民 (1999) 的“单纯位移参照”接近: 表达一个位移动程, 可以凸显源点、过点、终点、目标等。本文叫做“向量”, 对汉语的述趋式来说起关键作用的是“arrival 到达”因素, 本文叫做“到达因素”。
- the Conformation Component 维向 (geometric complex: 即构造, 即物体的里、外、上、下等位置关系)。这与方经民 (1999) 所说的趋向位移参照里的“维向认同的趋向位移参照”接近, 本文借用方先生的用语, 叫做“维向因素”。
- the Deictic Component of the Path 相当于“来”和“去”即指示因素, 与方经民 (1999) 所说的趋向位移参照里的“视点定位的趋向位移”接近, 本文暂时保留“指示 (deictic) 因素”这个术语。

以上的三个因素虽然和方经民 (1999) 提出的三种“空间位移参照”相接近, 他们对因素 (参照) 之间的关系却有不完全一致的看法, 这大概是因为方先生主要针对汉语的体系, 而 Talmy 先生提出来的概念是企图针语言对对比研究的。

iv) Motion 位移 (Fact-of-Motion, 与静态位置相对)。方经民 (1999:139) 认为 [+位移] 的语义特征是趋向补语所标注的, 所以在述趋式中, 动词本身的语义特征不见得和位移有关。齐沪扬 (2000) 以能否和趋向补语结合等为根据来判断某一个动词的移动性功能。Talmy (2000:32-35) 采取词汇化的观点, 基本上认为在汉语一类语言里, [+位移] 语义特征是述趋式的动词所标注的, 立场与齐沪扬 (2000) 接近。这个问题准备在余论部分里重新讨论。

② 伴随事件的语义成分 (Semantic components of a co-event)

有的语言如汉语、英语、德语、俄语等普遍把位移的路径 (Path) 和位移的方式 (manner) 或原因 (cause), 即伴随事件 (co-event) 由同一个符合动词或者一个动词短语来表达, 有的语言如法语或西班牙语就没有这种表达方式。伴随事件 (co-event) 和狭义的位移事件之间可以存在几种不同的语义关系, 最常见的是位移的方式和原因 (详见 2.2)。

③ 其他重要的参照项

位移事件可以按其施事性 (agentivity) 分为一下三类。

i) Nonagentive : 施事不出现, 如下文的例句 (9) (球滚^出界了)。

ii) Self-agentive : 自移事件, 如下文的例句 (1) (10) (11) (从楼梯上跑^下来一个人)。

iii) Agentive: 致移事件, 施事出现, 使位移体移动, 如下文的例句 (15) (把报纸扔^回书桌上)。

讨论汉语的空间位移时 (方经民 1999、齐沪扬 1998、刘月华 1998) 经常分“自移”和“他移”或“致移”。我们在下文举例证明对汉语来讲 self-agentive 和 nonagentive 的区别也是有效的。

④ Surface Entities : 主要分动词词根 (verb root) 和卫星 (Satellite) 等。这指各个语言里存在的具体语言手段、语法范畴 (包括词类) 等。Talmy 解释说“卫星” (satellite) 概括围绕动词的不同性质的语言成分, 在不同语言里就由不同的词类表现, 比如英语里就由动词后面的副词性成分 (所谓 verb particles 或说副词, 如 over, away, out, off, up, together) 来扮演, 德语、俄语里就由一套词头充当, 汉语里就由一般汉语语言学界叫做“结果补语”和“趋向补语”的成分来充当。

⑤ 复杂的位移事件 (Macro-Event) 由位移事件和伴随事件 (Motion Event+Co-event) 构成。Talmy 的类型学主要看某一个语言里, 位移事件的语义构成成分①由哪个语法范畴 (哪个词类等, 即④) 来表达。汉语和英语经常用“动词词根”来表达伴随事件 (位移的方式和原因如“走、跑、搬、踢”等), 用“卫星”来表达位移的路径 (如“出/进/回/过”、out/in/back/over 等)。Talmy 认为位移路径是一系列相关的事件 (Macro-event) 中的核心事件 (framing event), 所以把这种语言叫做 satellite-framed languages “卫星框架语言”。

法语、西班牙语 (以及在一定程度上, 日语) 却属于动词框架语言 verb-framed languages, 即用动词本身来表达位移路径, 伴随事件 (Co-event) 的表达手段按语言不同²。下边我们以法语和汉语为例, 介绍这两种常见的类型 (Talmy 还提到其他的类型)。法语里没有“趋向范畴”, 位移的方向用动词来表达, 如果位移方向的参照点 (即位移的终结点等) 也出现的话 (例 1a) 就可以用 [介词+处所词] 之类的介词结构与动词相结合来表示。为了方便起见, 位移路

² “[...] the world’s languages generally seem to divide into a two-category typology on the ba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 pattern in which the conceptual structure of the macro-event is mapped onto syntactic structure. [...] the typology consists of whether the core schema is expressed by the main verb or by the satellite. [...] Languages that characteristically map the core schema into the verb will be said to [...] be verb-framed languages. Included among such languages are Romance, Semitic, Japanese, Tamil, Polynesian, Bantu, some branches of Mayan, Nez Perce, and Caddo. On the other hand, languages that characteristically map the core schema onto the satellite will be said [...] to be satellite-framed languages. Among them are most Indo-European minus Romance, Finno-Ugric, Chinese, Ojibwa, and Warlpiri. [...] Languages with a framing satellite regularly map the co-event into the main verb [...]” (Talmy 2000, Typology of Event Integration, pp. 222-223).

径 (Path) 的非指示因素 (vector 向量+conformation 维向因素) 用 来标注, 位移路径的指示因素 (deictic component, 暂时把“走”也包括进去) 用双线 来标注, 移动方式或原因等伴随事件用 来标注。介词就不用任何标注。法语的例句由必要时还附上英语直译。

- (1a) 他跑进屋里来了。
 Il entra en courant dans la pièce.
 (英文直译 He entered running in the room He entered running)
 (一般的英文翻译: He ran into the room. He ran in.)
 [注 : entrer “进”是动词、dans 相当于英语的介词 in、en courant = “跑着”]
- (1b) 他跑进来了。
 Il entra en courant.

- (2) 我把木桶 (从仓库里) 滚出来了。
 J'ai sorti le tonneau (de la cave) en le faisant rouler
 (英文直译: I exited the keg out [of the storeroom] making it roll)
 一般的英文翻译: I rolled the keg out (of the storeroom).

可见, 汉语的“卫星”在表达路径的时候普遍分成两个构成成分, 一种如“进、出、上、下、回、过”等表达位移体的位移和参照处所的关系, 和 Talmy 的 conformation component (维向因素) 相应。另一种以说话者等为参照, 相当于齐沪扬 (1998) 所说的“主观参照”, 由表示指示因素 (deictic component) 的“来、去”充当。Talmy 所说的向量 (vector) 一般由非指示意义的趋向补语标注, 只出现指示意义成分时由指示成分标注 (这个看法依据动词、“来/去”和宾语的相对位置以及动词和“来/去”所能构成可能式这一事实)。

与之相对, 以上的法语例句中的指示因素无法表达出来, “进”和“来”不能在同一个动词短语里共现。Talmy 讨论西班牙语的时候简单地提到过这个问题, 西班牙语之类的语言用动词来表达路径, 可是指示路径动词 (“来”类) 和非指示路径动词 (“进”类) 都站上动词的位置, 所以同一个句子里只能出现其中一个 (笔者的母语 — 法语也如此)。然而, 同样属于动词框架语言的朝鲜语里, 普遍把指示和非指示因素结合起来表达 (笔者更熟悉的日语也如此)。因为篇幅所限, 关于指示因素 (deictic component) 的问题将留待另文讨论。

Talmy 认为, 汉语一类的语言 (包括德语等不少印欧语言, 罗曼语除外) 可以在同一个复杂的动词短语 (verb complex) 里表达几种不同的事件, 所以往往采用“一体化”手段把位移的路径、手段/方式/原因和处所都概括在同一个单一的动词短语里, 如“run into the room”或者“跑进屋里”。与之相对, 在法语等用动词词根来表示路径的语言里, 如果要表达方式或原因就得分用两个不同的动词短语 (如上例 1 和 2)。Talmy 还主张, 某一个语言如果可以用一体化手段来表达复杂的位移事件 (event integration), 一般也会以类似的语言手段来表达其他事件, 如状态变化事件或者“实现”事件 (realization, 请参 Talmy 2000:273-277 有关汉语结果补语表示实现的功能)。这种观点符合汉语的语言事实: 述结式和述趋式恰巧是两个平行的组合方式。而且汉语和英语一样, 有一部分“卫星”本义表示位移, 引申义表示结果 (如“跑上去”和“穿上衣服”的“上”)。

2.2 举例

下边请看汉语怎么表达不同类型的位移事件。我们选了和 Talmy 的英文例句对应的自然的汉语的例句, 没有用翻译的办法, 因为两者之间毕竟存在着不少出入, 翻译起来往往会造成不太自然的句子。下边按伴随事件 (Co-event) 和位移的核心事件之间的语义关系举例, 在英文例句后指明其在施事性参照项中的类别, 暂时找不到合适的例句就不举例。

- a) *Precursion* (和位移有时间上的先后关系, 没有因果关系)
- b) *Enablement* (发生在位移事件之前, 可是不是直接引起位移的)
- (3). 我把她搂过来, ... (王朔《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上篇 1)
- (4). 早一点儿把钱领来啊。
- (5). 明天就把奶奶接过来。
- (6). 好的早就被人挑走了。 (侯精一等 2001)
- c) *Manner* 位移的方式
- (7). 骑过去 | 爬上去 | 挤出去 | 飞过来
- (8) The rock rolled down the hill. (*Nonagentive*)
- (9) 球滚出界了。(侯精一等 2001:203)
- [法语] le ballon est sorti du terrain (英语直译: the ball exited from the ground)
- (10) I ran down the stairs. (*Self-agentive*)
- (11) 从楼梯上跑下来一个人。 | 跑进屋里。 (侯精一等 2001:343)
- (12) I rolled the keg into the storeroom. (*Agentive*)
- (13) 把石碾滚过来。 (侯精一等 2001:203) (*Agentive*)
- d) *Cause* 原因
- (14) I threw the ball across the field. (*Agentive*)
- (15) (把报纸) 扔回书桌上。 | 他投过来一块石头。
- (16) I lured / scared him out of his hiding place. (Talmy 2000:40)
- (17) 她在外面猛拍玻璃, 似乎想把我震下来。(王朔《看上去很美》三)
- (18) 阿姨没像往常急着把他哄出去做操, 站着聊天。(同上、二)
- (19) I kicked the ball out of the room. (*Agentive*)
- (20) (把球) 踢进球门。 | 怎么把球踢上楼去了? (侯精一等 2001:447)
- (21) I squeezed the toothpaste out of the tube. (*Agentive*) (Talmy 2000:45)
- (22) 把牙膏挤出来。 | 挤出不少浓来。 (侯精一等 2001)
- (23) 你是非要阿姨把你家长请来是不是? (王朔《看上去很美》五)
- e) *Concomitance* 伴随关系
- (24) She wore a green dress to the party. (*Self-agentive*)
- (25) 我的雨衣让老张穿走了。(agentive)
- (26) 这么花的衣服怎么能穿出去呢! (侯精一等 2001:83)
- f) *Concurrent Result* (结果) 或者 *Subsequence* (逆序关系)

这种语义关系看起来违反述趋式的临摹性原则: 动词所表达的事件和补语所表达的事件的前后关系倒过来了。例句 29-31 的动词和趋向补语之间的语义关系似乎与英文例句 27-28 在类型上有共同之处。

- (27) I laid the painting down on the table. (Talmy 2000:47)
- (28) They locked the prisoner into his cell. (同上)
- (29) 剩下的几盆花儿都摆出去。 | 房间太小, 这张双人床能摆进来吗? (侯精一等 2001)
- (30) 试完的衣服请挂回来。 | 把新到的几套西服挂出去。 (侯精一等 2001)
- (31) 她终于站到讲台上了。

从上面的例句来看,汉语确实属于 Talmy 所说的“卫星框架语言”(satellite-framed languages)。汉语的述趋式恰好表现出这些语言在表达复杂的位移事件时的“一体化”现象,而且动词和趋向补语之间的语义关系正好也和 Talmy 所举的语义关系平行。因为本文借用了 Talmy 的分类,把汉语套上去,这几类之间的界线显得不很严紧,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课题(荒川 1994 对“V 来”做过分析)。Talmy 本人提及汉语是卫星框架语言(2000:109³),至今,参考这个理论框架的研究也这么认为(Li 1997、Liu 1997)。

可是众所周知,汉语的趋向补语虽说是从趋向动词虚化而来的,但现代汉语里充当趋向补语的形式仍然能作为动词短语的主要动词,而且“出去”“回来”之类的说法使用频率非常高,这些专门表示路径的“路径动词”(Path verbs, Talmy 的用语,汉语语法书上一般叫做“趋向动词”,如“下 come/go down、过 come/go through、出 come/go out”)并不限于书面层次,在这一点上和英语里来源与拉丁语的 ascend/enter/exit/return 一类的路径动词(path verbs)不同。故此汉语不能简单地划到德语一类的语言,反而靠近法语、日语等以动词表示位移路径(Path)的语言(Talmy 所说的 verb-framed languages)。这样看来,汉语算是一种混合类型的语言⁴。下一章进一步考察其“混合”性质的具体性质,并主张其中能找出一定的分布和规律。我们还提出这个混合性质大概与述趋式在历史上的形成过程有关。

三、汉语的“混合类型”的实质

3.1 汉语也显示出动词框架语言的一些特点

据我们的观察,汉语的表达模式和位移事件的类型相关,下文按照位移事件的施事性特点分成两大类:致移事件(甲类)和自移事件;自移事件还可以区分位移体的有生无生分成两个词类(乙类、丙类)。

(甲) 致移(agentive motion)事件只能由[动词词根+卫星]这一组合来表达。趋向动词大都是不及物动词,基本上限于表示自移事件,其中典型地表示位移体能自己决定和控制自己的移动(self-agentive motion),基本上限于人和动物的位移句(也会包括月亮、部分机器类等),不能表示致移事件(caused motion, 或说 agentive motion)。因此在表达致移事件时一定要用[表示方式/原因的动词+趋向补语]格式([co-event Verb + framing Satellite]格式),这时候汉语显示出卫星框架语言(satellite-framed language)的典型特点。可以把这个规律表示如下:【致移事件,位移体 = 人或物,作宾语 → [动词+趋向补语]】。

(32) 老太太问起三个孙子,彦成说,都托出去了。(杨绛《洗澡》9)

(33) 罗厚和陈善保把里面套间里最新的书桌搬过来换了旧桌子。(同上 12)

(34) 大浪把木排冲上来。(侯精一等 2001:74)

(35) 他把一位老大娘搀上车来。/ 先把他搀回去休息一下。(同上:60)

(36) 然后又让她躺下跷起腿,手连胳膊一起伸进去把缩在里面的棉毛裤拽出来,抿起棉毛裤腿把袜子套上。(王朔《看上去很美》第三章)

³ Talmy 引用了赵元任 1968 年的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459-467 页),该书在介绍述趋式时指出了和德语系统平行的现象,德语又是典型的卫星框架语言。不过 Chao 1968:461 也提到这些充当趋向补语的形式兼有动词的用法。

⁴ 这个观点曾经在柯理思 2002 提出过。

(37) 我把它扔进了废纸篓。 I threw it into my wastepaper basket. (居红 1992)

说话人即使不想突出位移方式或原因，还是必须得采取 [动词+卫星] 的表达模式，这促进形式动词的使用，即傀儡 (dummy) 动词如“弄”或“搞”，比如：

(38) 要设法把这批存货搞出去。| 把人弄走了。| 把外边儿的柴火弄进来。| 把他从台上弄下来。| 这批货都让他们厂搞走了。| 搞回不少良种。| 把对方的技术搞过来
(侯精一等 2001)

(乙) 位移体 (Figure) 是有生的人或动物的自移事件 (self-agentive motion) 能用趋向动词和述趋式两种表达方式，都很常见。

i) 用趋向动词 (Path verb), 显示出动词框架语言的特点。

(39) 你回来。 — 我不回去。你们全都欺负我。(王朔《看上去很美》)

ii) 用 [位移方式动词+趋向补语] (即 [manner verb + Path Satellite]) 来表达，显示出卫星框架语言的特点。

(40) 我哥跑过来时，唐阿姨也赶了过来，问陈南燕怎么回事… (同上第五章)

(41) …每隔 5 分钟冲出来指着他没头没脑喊上一句：… (同上第三章)

(42) 那几个小孩走过去又走回来。(王朔《看上去很美》第八章)

(43) 王某正在厨房内做饭，一条蛇突然从外面爬了进来，并翘起了头部与王某对峙。
(《每日新闻》，天津，2002/9/26)

(丙) 根据我们的初步观察，表示无生的位移体的位移句 (nonagentive motion) 以 [方式动词+趋向补语] 为常。这类位移虽然看起来是一种“自移”事件，可是位移的主体多为无生命体 (或者没有自我控制能力的生命体)，常用 [方式动词+ 路径卫星] 格式，似乎倾向于卫星框架语言的表达模式。

(44) 进了门，哆哆嗦嗦站在灵前，弯下腰来哭着，泪水从眼洞里流出来。
(梁斌《红旗谱》21)

(45) 说着，从猪肚子上一刀拉下来，又描了一刀，心肝五脏，血糊淋淋流出来。
(梁斌《红旗谱》32)

(46) 我们连忙跳回院内，满地找石头隔着院墙扔过去，那边的砖头瓦块也如雨点般飞过来。
(王朔《看上去很美》第十八章)

(47) 岩浆从山上喷下来。(侯精一等 2001:348)

(48) 柳絮飘进屋里来了。(侯精一等 2001:356)

(49) 从工场流出来大量污水。(侯精一等 2001:307)

(50) 水是从这道缝儿漏下去的。(侯精一等 2001:309)

(51) 大车也能开进来。| 越野车才能开上来。(侯等 2001:274)

(52) 连点儿凉风也透不过来。(侯等 2001:467)

以上例句的位移体尽管都是非生命体，有的可以看做是自己移动的，除了例句中出现的述趋式外还能直接用趋向动词（Path Verb）来表达其位移，如“车”、“柳絮”、“太阳”、“风”等。这说明这一类位移事件也不排除[趋向动词+来/去]的表达模式（比如杉村 2000 所举的“球进了！”等）。据 Kessakul（1999）的调查，在泰语里，位移体对位移动作的[可控]语义特征影响表达模式的选择，趋向动词基本上是自主动词。乙类、丙类使用两种模式的具体比例和分布条件究竟如何，这是很值得去进一步考察的课题。

3.2 现代汉语的“互补体系”（complementary system of conflation）

可见，施事性这一语义特征对表达模式的类型选择起到很大的作用，分布相当整齐。Talmy（2000:108-109; 118-119）把汉语分到卫星框架语言里，可是在讨论世界语言的过程中，他主张有些语言显示出混合的体系（mixed system of conflation）。比如中美的玛雅语系语言（Mayan languages）一般使用一套趋向动词，并且还有一套来源于这些趋向动词的趋向词，可以和一般动词结合表示位移趋向，很像汉语的趋向补语。还有的语言表现出有规律的分工（分裂体系 split system of conflation，也可以说是一种互补体系），即按位移事件的类型的不同而使用不同的表达（词汇化）模式。从以上的考察来看，汉语的状况恰好属于“互补体系”。Talmy（2000:64-66）举例介绍的一个非洲语言显示出的分布和汉语相似：路径动词分布在自移事件句里⁵。这让我们揣测，汉语的这种“分工”状况可能不是偶然的，也许反映人一般的认知机制：位移的主体如果缺乏自己移动的意志和能力，特别是作为受动者（patient）的时候，可能会促使说话者把位移方式或原因也表达出来。

3.3 汉语和典型的动词框架语言的主要区别在于致使位移句的表达模式

本节分析汉语和典型的动词框架语言如法语或日语的对应关系。法语和日语有一套路径动词（Path verbs），意义上和汉语的趋向动词对应，可是日语里不及物和及物（致使）各有一套动词，而法语往往用同一个形式兼表达自移和致移：

[汉]	出·进	上·下	回
[日]	deru/dasu、hairu/ireru	agaru/ageru、oriru/orosu	kaeru(modoru)/kaesu(modosu)
[法]	sortir、rentrer(entrer)	monter、descendre	（用不同的形式，常带词头 r(e)-）

在表达致移事件时，汉语只能使用卫星框架语言的表达模式 [co-event Verb+path Satellite]，而日语和法语则仍然使用动词框架语言的表达模式即路径动词（Path verbs）。

- (53) Je vais sortir la voiture du garage （我去把车从车库开出来）
把车开进车库（侯精一等 2001:274）

法语也经常使用路径动词来表达无生的物体的位移：

- (54) La bouteille sortit de la grotte emportée par les vagues.
瓶子从山洞里漂出去了。

⁵ 这个语言是 Emai 语，属于尼日尔·刚果 Niger-Congo 语族：Emai has an extensive set of Path Verbs, much like Spanish, but in a Motion sentence, it generally uses this set only for self-agentive motion. It instead uses a main verb with Co-event conflation for nonagentive and agentive motion. It can use this latter type for self-agentive motion as well, if the Manner is other than of “walking”（引自 Talmy 2000 p. 65）。汉语不受这个限制，正如杉村 2000b 所指出的那样，即使在移动方式为无标记的“行走”的时候，汉语也经常使用“走进来”等模式（请看下边 4.1）。

法语如果硬要表示移动方式的话，往往需要加一个使用现在分词的小句如 *en courant* “跑着”等，可是只有在位移方式信息对说话人由一定价值时才表达出来：人“走”、鸟“飞”的话一般不会把移动方式表达出来。下边的例句（55）表现出汉语的这一特性：位移主体的“自行车”虽然位于主语的句法位置（算是 *nonagentive motion*），却使用姿势动词“骑”来表达位移方式。这种表达方式和 Talmy（2000:214）所举的英文的例句（56）和（57）有共同之处，对从小使用动词框架语言的笔者来说，感觉上很奇特：

(55) 那时再看到成百上千辆自行车急急往城里**骑去**，…（王朔《看上去很美》19）

(56) The bone **pulled out** off its socket. (Talmy 2000:227)（骨头**拽脱**了）

(57) The candle **blew out**. (Talmy 2000:214)（蜡烛被**吹灭**了 / 蜡烛**灭**了。）

这儿的 *blow* 和 *pull* 是“被风吹”“被谁拽”的意思，例句（55）的自行车也是“被人骑去”的，表达模式（述趋式）和施事性大概也有一定的关系。

日语和法语有不同的地方，主要表现在“来、去”和其他语义成分的组合方式上，日语有大量的以“来”和“去”为后项的复合动词，在这一点上更接近于汉语。但在致移事件句的表达模式方面与法语一致，同样属于动词框架语言。下边举的例句取自原文为日文的小说及其汉语翻译本，翻译致移事件句只好加上表示方式、原因的动词“开”，原文只用致使趋向动词（Path verb）*ireru* “使进入”/*dasu* “使出来 / 去”：

(58) Funazawa-wa hutoi ude-o isogashiku ugokashite handoru-o kiri, uekomi-no naka-no doraibuwei-ni

船沢は太い腕を忙しく動かしてハンドルを切り、植え込みの中のドライブウェイに

船泽一双粗胳膊在急急忙忙地转动着方向盘，

kuruma o **ireta**. Shako-ni tuzuku rengajiki-no michi-wa yuki-ni oowareteita.

車を**入れた**。車庫に続く煉瓦敷きの道は雪で覆われていた。

将车子**开进**了两边种着树的车库。一条从车库往别墅的红砖小路被雪覆盖了。

Kare ga kuruma-o **dashita** toki-no mono-rashii wadachi-no ato ga ussura-to nokotteiru.

彼が車を**出した**ときのものらしい轍の跡がうっすらと残っている。

上面还有船泽将车子**开出去**时留下的车辙。

（有栖川有栖『46番目の密室』, p.32; 汉语译文《第四十六号密室》）

得出来的分布可以概括如下。指路径动词（趋向动词）、组合模式指表达位移方式的词根和趋向词的组合、分别代表动词框架语言和卫星框架语言的典型表达模式。

（表一） 位移事件的施事性和表达模式的相关性

位移事件类型	英语	Emai 语	汉语	日语	法语
自移	◇ 组合模式	◆ 路径动词 ◇ 组合模式	◆ Path V 路径动词 ◇ 组合模式	◆ 路径动词、复合动词	◆ 路径动词
致移	◇ 组合模式	◇ 组合模式	◇ 组合模式	◆ 路径动词、复合动词	◆ 路径动词

◆ 符号标注动词框架语言的表达方式（路径动词）

◇ 符号标注卫星框架语言的表达方式（组合模式）

3.4 汉语的“互补”体系可能是历史演变的结果

Li Fengxiang（1997）使用 Talmy 的理论框架，考察汉语的历时演变，试图证明古代汉语是属于西班牙语类型，并主张是结果补语这个语法手段的产生促使了汉语向英语类型（卫星

框架语言)的转变⁶。Li Fengxiang (1997)的考察虽然不算太细致,可是从其他研究汉语史的论著来看,其主张大概属实。我们没有对历史文献进行直接的调查,可是据李佐丰(2003)的考察,先秦汉语的路径动词具有使动用法,除了像现代汉语那样带处所宾语以外,还可以带使动宾语,根据李文的统计,其使用频率也不低,特别是“出”和“归”。一直到《百喻经》里还能找到“出/入”的使动用法(李平 1987:157):

(59) 骆驼入头瓮中食谷。(驼瓮俱失喻,现代汉语作为“骆驼把头探进瓮中吃谷物”。)
《百喻经注释与辨析》

汉语的述结式的形成年代尚无定论。讨论述趋式组合的产生年代的论著虽然没那么多,意见也同样有分歧。李平(1987)指出,述趋式确实比述结式产生得早,其中动词是不及物动词的比及物动词要早(汉代),动词为及物动词的述趋式(一般表达物体因动作的移动)到魏晋南北朝才发达起来。太田辰夫(1958,中文译本 1987:200)认为,述趋式的后项(“起/进/出/上/下/回/过”和“来/去”)“是等立复合动词的后一部分虚化而成的。因此,单以文献为材料,就很难加以区分。”他认为单一的趋向补语在唐代发展而广泛使用、复合的趋向补语主要在宋代以后才巩固下来。

吴福祥(1996:379-398)对《敦煌变文集》里出现的述趋式动词及其语法格式(带受事宾语、存现宾语、处所宾语等)做过全面的描写,他顺便提起述趋式组合的产生年代问题时说,连动结构和动补结构虽然“同形异质”,可是“前者,动词和趋向动词共承同一主语;而后者,趋向动词所表示的动作可以是主语的,也可以不是主语的”(395-396页)。Feng(2001)也赞成这个观点。不难看出,汉语从“动词框架语言”转到“卫星框架语言”的重要标准之一就是致移事件开始用[伴随事件动词+趋向动词]的格式来表达。汉语现在算是比较典型的卫星框架语言了,可是在古汉语里以趋向动词,即“路径动词”(Path verbs)来表达自移事件(self-agentive motion)的用法依然被继承了下来。

因为古汉语也使用复合动词或者连动式,所以我们认为,与其说是属于“西班牙语类型”,还不如说是属于“日语类型”:日语有丰富的连动式和并列式复合动词,所以只要位移是自移(self-agentive motion)、前项和后项的主语是同一个主语,日语和汉语在表达模式上的区别并不明显,特别是在“两合式”组合里(比如 kake-komu “跑进”、nagare-deru “流出”)。汉语之所以可以和日语对应(“进来”= haitte-kuru、“上去” nobotte-iku 等),也表明它没有与其“动词框架语言”的前身完全划清界线。

3.5 现代汉语述趋式的一些存古层次

上文(3.4)提到汉语在位移事件的表达方面可能还保留古汉语的一些“动词框架语言”特点。本节则准备讨论现代汉语的两种非典型的述趋式。这些格式在一般语法书中被看作是述趋式,但是仔细看回发现它不具备述趋式的全部特征。

第一类是“走来”、“飞去”之类的格式。前项是自移动词,如果借用刘月华(1998:53)的说法,是“表示躯体、物体自身的动作”的动词如“走、爬、冲、奔、赶、扑”等,后项由指示动词“来、去”充当。和典型的述趋式不同的是它缺乏相应的可能式:不用“*走不来”、

⁶ Talmy (2000:118)引用 Li Fengxiang 的研究说:“From its classical to its contemporary form, Chinese appears to have undergone a typological shift in a direction just the reverse of that exhibited by the Romance languages: from a Path-conflation pattern to a Co-event-conflation pattern [...]”

“*飞不去”(参看刘月华等 1998:54、70)。刘月华(1998:36)还指出,“来”、“去”在与“走”、“跑”等不及物动词一起用时,在句法结构方面不大自由,通常要求动词前有由“朝”、“向”、“往”等介词构成的介词短语做状语。其表达的位移事件看起来是无界的动作(如上面例句 55),在这一点上也和典型的述趋式有别。

第二类是趋向补语引进处所词的一些组合,处所词表示的是起点,和一般的述趋式(和述结式)在语义上相冲突:述趋式从其结构语义来讲以表示终点为常。处所词表示位移起点的[V+趋向动词+处所]组合里,趋向补语和处所的语义关系类似于组合后项(趋向动词)和处所词的语义关系,比如“爬下树、跳下电车、走出门”等。根据某些北方方言的语言材料看,我们推测这样的组合书面语色彩相当浓厚。其中的“下车”“出门”等保存动宾关系的根据之一是,扮演处所角色的名词可以不带方位词。

- (60) 丁小鲁去厨房拿来暖瓶,从茶几下端出茶壶茶杯茶叶筒,抓了几撮茶叶**摺进**茶壶,灌进开水,盖上盖儿闷着,又搬出一个大饼干筒,“谁饿了谁吃”。
(王朔《顽主》29页)

根据我们调查,河北的冀州方言里没有这样的组合,“跳下火车”只能说“从火车上跳下来”,如果处所表示起点一定要用介词短语放在动词前(柯里思 2003)。表示终点的处所也不用“进、出、回、上、下”来引进,如果位移的终结点出现在动词后,那么只用相当于“到”的终点标记“唠”来引进,如[V唠+处所(+来·去)]。进入趋向补语的句法槽的“唠”(“了”)只标注“到达”意义(vector 向量因素),路径的具体的维向因素(conformation component)由处所词本身或者其后边的方位词来标注。陕西西安话页如此,不能说“搬进楼去”,只能说“搬到楼里去”(王军虎 1997:80-82)。刘丹青(2001:17-18)也提及苏州话的类似格式说,一般不用“爬上山顶”“跳下长江”一类的说法,常用的是[V到L]等。这说明[V上+处所词]等格式在共同语里很可能是反映偏于书面语的层次⁷。以上讨论的两个问题说明,如果采取一个“动态”的汉语观,可能现代汉语的[动词+趋向动词]组合实际上包括不同层次的组合类型,有一部分还没有完全脱离古汉语的并列式的复合动词(或者连动结构,特别是表示自移事件时),还没有完全转变为典型的述趋式的类型。这种乖离现象仅凭现代汉语的书面材料不会搞清楚,恐怕将来最有效的手段还是方言调查和方言间的比较。

四、拿几个事例来验证汉语的“卫星框架语言”特征

本节用与上文不同的尺度来衡量汉语的卫星框架语言特征。我们在下文 4.1 节中观察表示人的普遍位移方式“走”所构成的自移事件句及其日语、法语译文。4.2 节分别讨论缺乏明显的路径意义的“过”(共同语)和“了”(河北方言)类趋向补语。

4.1 位移方式缺乏信息价值:“走进来”的“走”在日语和法语里的表达

杉村(2000)考察汉语和日语在位移事件的表达方面的异同,指出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差异:汉语里表示位移方式的“走”经常没法翻成日语。一般来说,在述结式里,如果动作是引起

⁷ 刘丹青(2001)还提出,广州话常用[V+趋向补语+处所]格式,他认为这反映北京话的表达类型位于吴语和粤语之间。从冀州和西安的情况来看,我们反而认为他所说的北京话实际上是共同语,是反映书面层次的语言,不一定有资格代表北方方言的口语的实际情况。

结果的默认值 (default) 的话, 日语里就经常只表达结果, 不表达过程 (汉语述结式的前项), 比如“喝醉了”一般只说“醉了”, 把“喝”和“醉”一一翻译出来会感到罗唆。据杉村先生分析, 汉语述趋式的动词“走”如果表达的是人的移动一般也如此, 因为“走路”对人来说是无标记的移动方式, 偏偏表达出来就感到罗唆, 甚至相当别扭。

其实, 杉村先生所注意到的这一点不仅是汉日两个语言之间的差异, 汉语和法语之间也存在着平行的现象。在法语里“喝多了”可以说, “喝醉了”没法直译, 一般把动词“喝”删掉, 这种倾向在位移事件的表达方式上也可以观察。我们考察了王朔的《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一书和其法语翻译本⁸, 收集了由动词“走”构成的述趋式, 对照后发现, 法语里位移方式 *marcher* 或者 *à pied* 一律不出现, 只用路径动词来表达位移, 就是说只翻译了汉语的趋向补语部分 (“来、去”排外)。而且凭我们的语感, 这些法语的句子里也无法把位移方式加进去 (日语翻译暂时不举, 不过我们得到的结果一样), 请参看下边几个例句。

- (61) 他挥手叫女招待回去, 自己也走回总服务台。那个警官叫上他的部下, 一齐走出饭店。(王朔《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上, 四)
 D'un geste de la main, il renvoie la serveuse et retourne à la réception. L'officier de police rappelle ses hommes, ils sortent de l'hôtel. (* à pied / * en marchant) (法语译文 *Feu et glace*)
- (62) 我挂了电话, 生气地点着一支烟, 走回牌桌看亚红的牌。(同上, 上, 四)
 Furieux, j'allume une cigarette et retourne à la table de mah-jong regarder le jeu de Yahong.
- (63) 我走进旁边一间舱室, 一个女孩子在铺床。[...]我只好走回那间舱室。(同上下, 二)
 J'entre dans la cabine contiguë, une fille est en train d'y faire son lit. [...] Il ne me reste qu' à retourner dans la première... (*...qu' à marcher jusqu' à... / *qu' à retourner à pied)
 (法语译文 *Feu et glace*)

而且这种情况不仅限于人, 即使猫也如此, 因为猫和人一样以“走路”为默认的移动方式。

- (64) 大白猫无声无息地走进来, 瞅着他们, 于观招手叫它过来, 它扭头走开。
 (王朔《顽主》二)
 Le gros chat blanc entra sans un bruit, il les regardait. Yu Guan lui fit signe de venir, mais le chat détourna la tête et s'éloigna. (* en marchant)

法语和日语一样, 移动方式只要有信息价值, 就可以表达出来, 比如一般“跑出来”的“跑”在作者描写人物的动作方面是起到一定作用的, 译出来很自然。

- (65) 她跑出去, 回来后站在屋里对我喊, 服务员说每天早中晚供水半小时, 下次来水要到晚上。我用毛巾擦去脸上的香皂, 穿上短裤走出来, 十分气忿。(王朔《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
 Elle sort en courant, revient et me crie de la chambre qu'ils ont dit qu'il y avait de l'eau tous les jours, le matin, à midi et le soir, pendant une demi-heure. J'essuie le savon sur mon visage avec une serviette, enfile un short et ressors de la salle d'eau fou de rage. (法语译文 *Feu et glace*)

这些反复出现的不对应现象的原因并不在于法语“简捷”或者汉语“罗唆”。其实以往的研究 (Slobin 1996) 已经证明, 英语和西班牙语在表达位移事件时也表现出类似的对立: 英语里有关移动方式的信息出现频率比西班牙语高得多。Slobin 比较了几部西班牙语小说的原文和英文译文, 发现译文里有四分之一的句子是翻译者有意加上了位移方式如 *walk* 等动词的, 可

⁸ 本文中的其他法语例句是笔者自己造的。

见英·西的异同正好与汉·日、法·汉的差异一致。英语和汉语的位移句同样经常把“走”这一位移方式表达出来。

(66) 吃过早饭，她走[出]了餐厅。（汉语和英语例句引自居红 1992）

After breakfast, she walked [out] of the dining-room.

[法语] Après le petit-déjeuner, elle [sortit] de la salle à manger

/ elle [quitta] la salle à manger (* à pied / * en marchant) (加上“走”就不自然)

/* elle [marcha] [en dehors] de la salle à manger (英语直译成法语)

Talmy (2000:128) 指出过，无论是动词框架语言还是卫星框架语言，语言的类型不仅影响位移事件所使用的表达方式，对某一些次要信息的表达与否也有直接的影响。比如一个语言如果把某一个语义成分用动词词根或者一个封闭的类（像 satellite 趋向补语）来表达的话，那么这个语义成分作在认知上变成背景（background）成分，会更容易表达出来⁹。

(67) I went (by plane) to Hawaii last month. (凸显方式 by plane 的表达形式)

我上个月（坐飞机）到夏威夷去了 / （坐飞机）去了一趟夏威夷。

(68) I flew to Hawaii last month. (方式的背景化)

我上个月飞到夏威夷去了。

(67) 的表达方式是动词框架语言的表达模式，把位移方式表达在动词短语之外，凸显位移方式。(68) 则用动词短语的动词词根部分来表达，在没有特别的动机的情况下（比如一般坐船去，或者想强调自己不怕坐飞机等特殊情况下易被省去）；而如果用卫星框架语言的表达方式（如 68），“坐飞机”即使没有什么信息价值也容易被表现出来。Talmy 的结论是，世界诸语言在“能表达”的信息内容上是等同的，可是在“能由背景化的方式来表达”的信息这一点上，是有明显的区别的¹⁰。

故此，我们认为，杉村先生所注意到的现象以及例句（61）至（66）所显示出的差异都可以用 Talmy 的观点去解释（a semantic element is backgrounded by expression in the main verb root），而且从英·西和汉·日（或者汉·法）的差异的平行性来看，Talmy 的类型学实用性相当高。

⁹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that encompasses both section 2 and 3 [即：某一个语义成分的载体是动词词根还是卫星] pertains to **salience** — specifically the degree to which a component of meaning, due to its type of linguistic representation, emerges into the foreground of attention or, on the contrary, forms part of the semantic background where it attracts little direct attention [...]. With regard to such salience, there appears to be an initial universal principle. Other things being equal [...], a semantic element is backgrounded by expression in the main verb root or in any closed-class element, including a satellite -- hence anywhere in the main verb complex...). Elsewhere though, it is foregrounded. This can be called the principle of **backgrounding according to constituent type**. [...].”

“The following second principle appears to serve as a companion to the preceding principle. A concept or a category of concepts tends to be expressed more readily where it is backgrounded. That is, speakers tend to opt for its expression over its omission more often when it can be referred to in a background way than when it can only be referred to in a foreground way.[...] This can be called the principle of **ready expression under backgrounding**. [...] Finally, [...] a language can casually and comfortably pack more information into a sentence where it can express that information in a backgrounded fashion than can another language [...] that does not permit the backgrounded expression of such information. This can be called the principle of **ready inclusion of extra information under backgrounding**. [...]” (Talmy 2000:128)

¹⁰ “Languages may be quite comparable in the informational content that they can express. But a way that languages genuinely differ is in the amount and the types of information that can be expressed in a background way.” (Talmy 2000:125).

4.2 位移缺乏明显的“路径”意义也把路径成分表达出来的位移句

4.2.1 “走过来”的“过”的虚化

根据我们在上文 4.1 中所介绍的观点，某一个语义成分如果表达在动词短语里，比如用动词词根或者卫星来表达，因背景化的作用就会容易被表达出来（参看注释 9）。上面举的是动词“走”的例子，下边再看看由卫星（趋向补语）来表达的成分在意义上虚化的事例。Talmy (2000:284-5) 注意到，某一个位移事件即使不包含任何值得表达的伴随事件，卫星框架语言还是会想办法来使用其最爱用的表达模式，即 [Co-event Verb+Path Satellite]，这就促进了某一些动词的语义泛化，他叫做“泛化（傀儡）动词”（generic / dummy verbs¹¹）。众所周知，汉语的述结式就大量使用这样的傀儡动词，如“弄坏”“搞清楚”等的“弄、搞”的功能只不过是给后边的形容词“坏、清楚”提供进入述结式的框架而已。上文举的例句（38）就是述趋式的平行例子。不过 Talmy 似乎没有提到傀儡卫星的事例。我们认为，汉语的“过”可以看做是一种“泛化卫星”（generic/dummy Path Satellite）。

杉村博文（1983、2000a）和刘月华（1998 :288,301）把“过”分成两种，一种保留有“度过”的意义，比如 [V 过+处所词] 的用例中，“过”一定保留原来的具体的维向因素（conformation）的意义。

(69) 从桥上走过来 | 走过桥来 （刘月华 1998:284）

还有一种“过”是不能带处所词的，[V 过来] 和 [V 来] 意思就很接近。刘月华（1998 :288）指出，“V 来”多出现在文学作品中，而“V 过来”较口语化，使用频率很高。

(70) 向老马走过去 | *走过老马去 （同上 301 页）

这种语义泛化现象可以看做是一种语法化，促进语法化的动因之一就是汉语的“卫星框架语言”的特性。按 Talmy 先生的看法，卫星表达事件的核心部分，不大可能虚化或泛化，所以他只举了傀儡动词的事例。可是从汉语的惯常模式来看，卫星是双重结构的，把标注维向因素（conformation）的非指示趋向补语（“进、出、上、下”等）和标注指示因素（deictic component）的趋向成分（“来、去”）区分开来表达。路径的第三个因素（“到达” arrival）究竟由哪个语言形式来充当，则可以有不同的选择。从可能式等格式来看，“到达”因素一般由非指示意义的路径卫星（“进、出、上、下”等）来标注。不过“进”类补语不出现的话，“来、去”成分也可以标注指示因素和抽象的“到达”意义（vector），如共同语的“把你父母请来”，维向因素就不表达了。然而，在某些官话方言和晋方言中，抽象的“到达”意义必须由一个傀儡的趋向补语表达，指示因素“来、去”只表示指示意义。这就是下一节 4.2.2 所介绍的事例。

4.2.2 河北冀州话“拿不了来”的“了”

上述的“过”的语义泛化是一种语法化。从另一方面看，某一语法范畴的成员变成强制性成分也是语法化的表现，两者有时会同步。下边看河北冀州话的傀儡趋向补语“唠 [lao] / 了

¹¹ [...] “one might expect a satellite-framed language to develop a system for maintaining the general pattern syntactically while semantically bypassing the expression of unnecessarily specific ancillary events. And indeed, serving this function, many such languages have developed a system of generic or “dummy” verbs. Such verbs can act, in effect, as syntactic “placeholders” while conveying relatively generic or neutral semantic content and thus permitting the sentence to precede to the satellite, whose semantic content is the relevant factor.” (Talmy 2000:284)

[liao⁵⁵]”的分布（详见柯理思、刘月华 2001）。先看共同语与冀州话一致的格式：

（表二）共同语和河北冀州话的述结式、述趋式在结构上一致的格式

格式		不加“唠/了”	加“唠/了”
述结式		拿动/拿不动	(*拿了动/*拿不了动)
趋向动词+来/去		进来/进不来	(*进了来/*进不了来)
V+趋向补语+来/去		搬过来/搬不过来	(*搬了过来/*搬不了过来)

共同语和冀州话不同的是，冀州话在动词和指示义的趋向成分之间必须插入“了”（或其弱化形式“唠”，下文统一以“了”代表）。

共同语：拿来/拿不来 (?拿了来 / *拿不了来)
 冀州话：拿^了来/拿不^了来 (?拿来/*拿不来)

同样，在可能式里，冀州话在一般动词和“来/去/走”之间必须加“了”。

（表三）带指示成分“来/去/走的述趋式在共同语和河北冀州话里的异同

	述结式	趋向动词+来	自移动词+来	致移动词+来
共同语	拿不动	进不去	(*走不去) 走不过去	拿不来 买不来 送不去 拿不出来 买不回来 送不过去
冀州话	拿不动 (*拿不了动)	进不去 (*进不了去)	(*走不去) 走不了去	(*拿不来 *买不来 *送不去) 拿不了来 买不了来 送不了去

可见，自移动词“走”和表示立足点的指示成分“来”组合时在共同语里要构成可能式就只能说成“走不过来/去”，不能说成“走不来 / 走不去”。这和冀州话在可能式里一定用“了”补上非指示义的趋向补语的空位是有共同点的。据我们初步了解，共同语的“送不去”之类的说法有一部分人觉得不太自然，认为不如“送不过去”，这大概也是同一个道理（待考）。下边的表四表现共同语和冀州话在不需要把具体的维向因素“进、出、上、下、回、过”表达出来时所采取的不同策略。

（表四）共同语和河北冀州话对“到达”因素的不同表达模式

规范汉语（共同语）		河北冀州方言	
向量=到达		向量=到达	
方式+否定词 + 维向因素 + 指示因素		方式+否定词 + 维向因素 + 指示因素	
拿 不 进 来		拿 不 进 来	
向量=“到达”		向量=“到达”	
方式 + 否定词 + ∅ + 指示因素		方式+否定词 + 傀儡卫星 + 指示因素	
拿 不 ∅ 来		拿 不 了 来	

4.2.3 共同语的“过”和冀州话的“唠/了”的共同点

我们（见柯理思、刘淑学 2001 以及柯理思 2002）曾经把冀州话的“唠/了”分析为傀儡的趋向补语。说“傀儡”，就是说话人本来不需要把位移的具体趋向表达出来，可是为了死守汉语强有力的表达模式（即把指示和非指示因素分别表达，向量由非指示路径卫星来标注），从而发展出一个泛化的趋向补语，正好和共同语里常用的泛化的傀儡结果补语是同一个形式“了”（如“去不了”），可以说是一种傀儡趋向补语（傀儡卫星 dummy satellite）。刘月华（1998）指出“走过来”比“走来”口语，方言和共同语之间的差异不光是地域性的，还包括语体（书

面~口语) 的差异, 冀州话的表达模式和共同语的“口语”模式相同, 只是用的傀儡补语不同而已。据柯理思(2002)的考察, 汉语方言中使用类似的“傀儡趋向补语”的方言还包括一部分山西(晋)方言和吴方言等(傀儡补语用“得”、“将”等), 从整个汉语通行区域来看并不是例外。在近代汉语的材料中也可以找到方言的傀儡形式的萌芽, 虽然其强制性用法可能是在个别方言里后来发展的一种“格式的凝固化”。为了进一步分析这种语法化, 还需要考虑指示趋向成分(deictic directionals)的范畴化问题(看上文的表四), 但是这就超出了本文所讨论的范围。关于共同语的“过”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虚化”用法以及这个语义转移的具体过程, 请参考杉村博文(2000a)的分析。

五、余论：进一步分析汉语表达位移事件的语言模式

Talmy 一系列研究所提出来的参照项给我们提供了分析汉语类型特点的有效的工具。上文说过, 本文不讨论路径(Path)的指示因素(deictic component)问题, 虽然这个因素无论从范畴化、语法化程度(经常作为强制性成分)来看, 还是从语言的主观性的观点来考虑, 都是很关键的问题, 我们准备另找机会专门讨论。本节作为上文的余论还想提出两个有关问题。

5.1 [V 到+处所词] 的问题

Talmy 的论著往往注重凸显处所词(Ground)的例句, 较少讨论省去位移参照的情况。然而实际上在汉语里, 处所词在动词后的出现与否对位移事件的表达方式有一定的影响。共同语里如果处所词在动词后不出现的话, “来、去”的使用就几乎是必需的(请参考刘月华 1998:38、齐沪扬 2000:74、居红 1992 有关的阐述)。上文(3.5)还指出过, 在冀州话、西安话和苏州话里, 动词后如果出现处所词的话, 就不用“进”类路径卫星而光用表示抽象的“到达”意义(Talmy 的 vector)的“到”或其他类似的终点标记。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推测, 这是因为处所词一般带方位词, 而“里、外、上、下”等方位词本身就足以标注清楚了。比如例句(71)带“进入”义的方位词, 不需要再用类似于共同语书面语的“掉进井里去了”这样的形式了。共同语在口语里也经常用“掉到井里去了”。

(71) [河北冀州话] 掉唠井里去啦。(共同语: 掉到井里去了)

而且用“到”的模式比[V+趋向补语+处所词]在用法上受限, 比如居红(1992:280)指出, 有一些用路径卫星的英文句子不能直译, 只好用[V 到+处所]。

(72) He shifted the luggage up to his flat.
他把行李搬到楼上的寓所。(*他把行李搬上寓所。)
[法语] Il monta les valises à son appartement.

可是如果动词后不出现处所词的话, 共同语就不能用“到”, 如刘月华(1998:13)所说的那样, 在共同语中“*掉到去了、*搬到去了”是不成立的。

冀州话的“唠”在这一点上和共同语的“到”不同, 它和其他标注维向因素(conformation component)的趋向词“出、进、上、下、回、过”一样都可以出现在“V~去”的句法槽里, 因为它是一个傀儡的趋向补语。这是共同语和冀州话在处理表达位移的语法范畴方面的一个有趣的差异(参见柯理思·刘叔学 2001 以及柯理思待刊)。

(74) 早就给她送唠去啦。(共同语:早就给她送去了)

Talmy (2000:107) 认为, 卫星 (satellite = 补语) 和介词的一个重要的区别是, 处所词 (Ground) 被省去的时候, 前者可以出现而后者不行¹²。刘月华 1998 (继承吕叔湘 1980 等的看法) 仍然把“到”划到趋向补语里。不得不承认, 共同语的“到”已经部分地“介词化”了。可能“到”才算是 Talmy (2000:108) 所提到的 satprep (卫星和介词合为一体的成分)。不管“到”如何处理, [V 到+处所词 (+来/去)] 格式和述趋式的平行关系是有必要进一步分析的问题。总的来说, 为了进一步分析汉语表达位移的典型模式, 应该注意对动词后带处所词和不带处所词的格式去分别讨论。

5.2 位移的表达方式和句式意义、有界化的关系

还有一个问题不能以 Talmy 现有的论著得到圆满的解释: 无论是汉语的“搬进来”模式还是“搬到屋里来”模式, 都与汉语的结果句式有密切的关系, 可见汉语的述趋式也和“有界化” (bounded path 有界的路径) 有显著的关系。这涉及位于动词前的介词短语和动词本身与位于动词后的成分一起构成的动词短语的根本性区别。汉语的书面语言虽然能用像“跳下火车”“走向社会主义”之类的短语表示无界的位移, 述趋式所表达的典型的位移事件是有界的。比如, 在冀州方言 (笔者调查) 或者西安方言里 (王军虎 1997), “跳下火车”不成立¹³。因此, 我们也可以把 Talmy 的种种尖锐的观察和细致有效的参照项借用来支持“句式语法”的立场。Talmy (2000:35) 曾经写过他所处理为动词词汇化现象的语义问题, 从其他学者如 Goldberg 等的角度看, 大概会认为是句式本身所标注的意义, 并且承认自己积累的种种语言事实可能也会被利用来支持和自己不同的立场:

“[...] perhaps the evidence adduced above can be largely reconstrued to serve as well for this constructional position. In the end, the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we correctly identify the semantic components and their interrelationships, whether these are seen as involving lexical conflation or constructions.” (Talmy 2000:35)

我们以这句话作为本文暂时的结论。

参考文献

汉语参考文献

- 范继淹 (1963) 动词和趋向性后置成分的结构分析, 《中国语文》第 2 期。
方经民 (1999) 汉语空间参照和视点, 载江蓝生、侯精一主编《汉语现状与历史的研究》,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何乐士 (1992) 《史记》语法特点研究, 程湘清主编《西汉汉语研究》,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居红 (1992) 汉语趋向动词及动趋短语的语义和语法特点, 《世界汉语教学》第 4 期。
柯理思、刘淑学 (2001) 河北冀州方言“拿不了走”一类的格式, 《中国语文》第 5 期。
柯理思 (2002) 汉语方言里连接趋向成分的形式, 《中国语文研究》第 1 期。
柯理思 (2003) 《从河北冀州方言对现代汉语“V 在+处所词”格式的再探讨》, 戴昭铭主编《汉语方言研究与探索》, 哈尔滨人民出版社。
李平 (1987) 《世说新语》和《百喻经》中的动补结构, 《语言学论丛》第 14 辑。
李佐丰 (2003) 先秦汉语的自动词及其使动用法, 《上古汉语语法研究》, 北京: 北京广播学院。

¹² ...with regard to phrase structure and co-occurrence, a satellite is in construction with a verb, while a preposition is in construction with an object nominal. Consistent with this fact, when a Ground nominal is omitted — as it generally may be when its referent is known or inferable — the preposition that would have appeared with that nominal is also omitted, while the satellite remains.

¹³ 除了汉语以外, Talmy (2000:127-8)、Slobin (2001:425)、Lourdes de León (2001:561) 提到其他语言用不同的句式或词序来明确地区分有界的和无界的位移事件 (德语、俄语、荷兰语和玛雅语系的语言)。

- 刘丹青 (2001) 方所题元的若干类型学参项,《中国语文研究》第 1 期。
- 刘丽川 (1992) 《搜神记》中的趋向补语, 胡竹安等编《近代汉语研究》,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刘月华主编 (1998) 《趋向补语通释》, 北京: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 陆俭明 (1989) “V 来了”试析,《中国语文》第 3 期。
- 吕叔湘主编 (1980) 《现代汉语八百词》,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齐沪扬 (1998) 《现代汉语空间问题研究》, 学林出版社。
- 齐沪扬 (1999) 空间位移中客观参照“D+Q+M”的御用含义, 江蓝生、侯精一主编《汉语现状与历史的研究》,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齐沪扬 (2000) 动词移动性功能的考察和动词的分类,《语法研究和探索 (十)》。
- 杉村博文 (1983) 试论趋向补语“下”、“下来”、“下去”的引申用法,《语言教学与研究》第 4 期。
- 王军虎 (1997) 《西安话音档》上海教育出版社
- 王立 (2003) 汉语动趋结构的词感倾向,《语言学论丛》第 27 辑。
- 吴福祥 (1996) 《敦煌变文语法研究》, 长沙: 岳麓书社。

日文参考文献

- 杉村博文 (2000a) 方向補語“过”の意味,『中国語』1:58-60, 東京: 内山書店。
- 杉村博文 (2000b) “走进来”について,『中国語論集』(荒屋勤教授古希記念), 白帝社。
- 荒川清秀 (1986) 中国語の方向補語について,『愛知大学外国語研究室報』第 10 号。
- 荒川清秀 (1994) 買ッテクルと“买来”,『愛知大学外国語研究紀要』第 18 号。
- 荒川清秀 (1996) 日本語と中国語の移動動詞,『愛知大学外国語紀要』第 22 号。

英文参考文献

- Chao, Yuen Ren (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de Léon, Lourdes (2001) Finding the Richest Path : Language and Cognition in the Acquisition of Verticality in Tzotzil. In Bowerman & Levinson (eds)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Conceptual Development*, 544-565,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eng, Li (2001) Origine et évolution du complément directionnel complexe en chinois. *Cahiers de Linguistique Asie Orientale*, 30. 2,179-214.
- Kessakul, R. (1999) Two Faces of Linguistic Encoding in Thai Motion Events: Evidence from Thai Spoken Narrative Discourse compared with Japanese. In Thurgood (ed), *Proceedings of the 9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Southeast Asian Linguistics Society*, 73-89,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 Lamarre, Christine (2003) 状態変化、構文、そして言語干涉: 中国語の【V+在+場所】構文のケース,《開篇》, 22, 144-171, 東京: 好文出版社。
- Li, Fengxiang (1997) Cross-Linguistic Lexicalization Patterns: Diachronic Evidence from Verb-Complement Compounds in Chinese, *Sprachtypol, Univ. Forsch. (STUF)*, Berlin,50, 3, 229-252.
- Liu, Meichun (刘美君) (1997) Conceptual Basis and Categorical Structure: A Study of Mandarin V-R Compounds as a Radial Category, *Chinese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IV: Typological Studies of Languages in China*, 4, 425-451, Taipei: Academia Sinica.
- Slobin, Dan (1996) Two Ways to Travel: Verbs of Motion in English and Spanish. In Shibatani & Thompson (eds)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s, Their Forms and Meani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lobin, Dan (2001) Form-function Relations: How do Children Find out What they are ? In Bowerman & Levinson (eds)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Conceptual Development*. 406-449,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almy, L. (1985) Lexicalization Patterns: Semantic Structure in Lexical Forms. In T. Shopen (ed), *Language Typology and Syntactic Description*, Vol. III *Grammatical categories and the lexicon*. 57-149,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后来加以修改载于 Talmy 2000:21-146, 标题为 Lexicalization Patterns)
- Talmy, L. (1991) Path to Realization: a Typology of Event Conflation,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17,480-519 (后来加以修改, 载于 Talmy 2000, 213-288, 标题为 A Typology of Event Integration)
- Talmy, Leonard (2000) *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 Vol. II : Typology and process in Concept Structuring*. Cambridge: MIT Press.

语料

- 侯精一、徐枢、张光正、蔡文学编著(2001)《中国语补语例释》,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梁斌《红旗谱》、王朔《看上去很美》、王朔《顽主》(华艺出版社, 1992)。
- 王朔《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 法语译文: *Feu et glace* (Paris : Picquier, 1992)。
- 杨绛《洗澡》, 法语译文: *Le bain* (Paris: Christian Bourgois, 1992)。
- 《百喻经注释与辨析》(大白文艺出版社, 1998)。
- 有栖川有栖『4 6 番目の密室』(東京: 講談社文庫, 1995), 汉语译文:《第四十六号密室》(珠海出版社, 2003)。